

赤道线上

〔印尼〕黄东平 著

HUAWEN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江苏文学丛书

总 序

中国走向世界了。我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整个地球，我们尤其想了解居住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人：他们日常是怎样生活，喜什么憎什么，心目中憧憬什么和为什么而苦恼着。尽管国籍不同，总归都在用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着文章。他们是怎样运用这古老文字来刻画人物，表达情感的。

这就是鹭江出版社出版这一丛书的主旨。

国界是政治上的分水岭，十分森严。然而岭下涓涓流着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约束。正如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照样可以流往北美和大洋洲一样，屈原、杜甫以至鲁迅也随着千百万华人人口的迁徙而流到东西半球，尤其是大门口的东南亚。每到一处，它就结合当地的社会现实和写作者的机智，形成独立的崭新的文学。这些文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。我们肯定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。这就叫交流吧。

现在讲国际文化交流。我看，世界各地用华文写作的朋友首先应当交流起来。

愿这套丛书朝着这一健康有益的方向大力推进。

萧 乾

1987年5月14日于北京

海外华文文学编委会

主 编：庄明萱

副主编：潘亚曦 陈贤茂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聪文 云 鹤（菲律宾）

庄明萱 陈贤茂

贺兰宁（新加坡）黄重添

岭南人（泰国）潘亚曦

顾 问：萧 乾

第 一 章

—

这个时候，已经是三十年代的第三个年头了。

“七洲洋”外的海岛群，依然林莽苍郁，连绵如带，在那碧浪翻滚的万顷巨洋的拥抱中，在那高旷无际的蓝天白云的映衬下，展列在赤道线上，跟多少世代以来没有两样。这当中，有着咱们熟悉的、荷兰属地“东印度群岛”的一个小市镇“珂达·班岱”——珂埠。

这珂埠的景况，也还是当日那样子：古老、僻静，居民不多，生活艰苦。它也象南洋群岛各地一样，在殖民者严酷的统治下，在近年“不景气”的侵袭中，过着艰辛挣扎、衣食不全的日子。这时期，该埠的华侨居民，也象好些地区的“华侨社会”一样，在有识之士倡导下，继续发扬互济互助的传统美德：筹募经费，收容难侨，周济贫苦，施医赠药，设置助学金，安插失业者，资助老弱返国……

这项活动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了。这一年来，珂埠华侨的想法看法，生活气象，精神风貌，平添了许多生动的色彩。

在最近这段日子，每天清晨，当热带的艳阳才在天边透出一派灰白，埠中这条主要街道“中国人大街”的华侨店

铺，就在爽凉清新的海风吹拂中，纷纷打开店门板了。那阵木板的碰磕声，早起的人们之间的招呼交谈声，已显得那么轻松愉快，没有往日沉重迟钝的感觉了。这晨曲一奏开，接着便是伙计们纷纷把货物摆出来，布满了店门内外，正企图体现往昔的情景。只是，这时市况虽然渐渐恢复了，可“元气”损伤太大，各店铺的货品还疏疏落落，不似当日好光景时那么繁多、充塞，和一直摆到行人道上去。

随着太阳一点一点地爬上椰树干来，街道上的行人也相继出现了，一个、两个，……终于聚成一堆堆了；挑担的也进城了，一担、两担，……奔向“巴刹”市集；脚踏车一辆、两辆，……穿织来去；马车也偶而经过，随着嘀嘀嗒嗒的蹄声远去……

终于，太阳跃起在树梢上了，照得满街白亮亮、光闪闪。在这一天里最热闹的时刻，头家们忙着交易，伙计们忙着招徕，他们干得比往昔更认真、更勤快。然而市场象大病初愈，胃口尚弱，真正购买东西的人们还不多，更看不到胶轮大车纷忙地运着大批货物来去了。

此际，想起当日市上那熙来攘往的繁荣情景，在头家们缅怀向往的谈述中，在伙计们切身经历的记忆里，仿佛已年代久远的事，有似童年的经历或梦境那么邈远和无从再现了。

但此际，不景气初期那阵忙乱、焦灼、各自营钻、四处奔突，和全街惶惶然的情状，也早已过去了。一想到它，提到它，在头家们心头，还是一件感到十分羞愧、自悔的事……

而今，在这全侨一致的行动下，这条中国人大街以至横

街等处的气象顿然改观了！全埠成百家店铺稳然沉着地按时开店，不忙不迫地做着能做的买卖。尽管日子还要苦挨，但头家们的心境却是宽泰的。他们有了一致的见解：“团结无间，镇静自若，固守各自之营生，尽本身之一分力，做既有之一份事，坚持到底！”

这是吧城《侨声报》社论里的几句话。而珂埠侨商、侨众，在这一年多来，也确是这样挨出来了。

这，绝不是日久大家神经感应迟钝，也不是无可奈何中只好活挨死拖，而是一年多来，在切身经验后，在全埠舆论中，他们心头更滋长着新的认识。

“迫到目前这情势，咱们全珂埠华侨没有别的路了，只有互济互助，共度时艰。”

“任何侨胞，若想逃避这责任，希图单独保全自己，是准办不到的！”

“如果有个别侨商还想挤掉别人和乘机捞到好处，他一定要遭到惨败，并且将被全体侨胞所唾弃！”……

然而这些精辟的见解，怎样会在侨众、侨商心中生根呢？据参加活动的学生们传述，这些论点是从“中华会馆”传开来的；而首先说这些话的，则是中华学校的教师徐群。或许，徐群曾经说过这些话，但却不是因它们是甚么警句才被广传开去的。而是在被引述之后，凭借引述者的经验，渗进他们的血肉，才渐渐铸炼成这简赅的至理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社团到学校，从店铺到家庭，终于被埠中侨众，连同侨商们引作自己行动的准则，并且成为对自私者、逃避者的指责了。

而今，互济互助已取得重大成绩，活动接近尾声了。若说在这期间，因此没有人闪躲过，没有人营钻过，也不符合事实。只是，翻过几个筋斗之后，为私营钻者们才渐渐承认：这不景气有似如来佛的掌心，腾是腾不出去的。一旦碰在现实的壁上，这类人才渐渐安静下来了。

且“犹有进者”。这期间，垵埠华侨商场竟象注入了新血，出现新容貌：商人中的勾心斗角，你诈我虞等减少了，甚至消失了；投机取巧、欺诳使奸等减少了，甚至消失了；吞食和“走路”卷逃的事，再也未有所闻。连营营终日、闲坐聊天的习性，也渐渐改掉了。

这风尚并且历久不衰。于是在侨商日常生活中，在他们口上，一种新的活动、新的表现，也同时形成，并且蔚然成风了：

“上社会（社团），办公益去！”

“这份办公益的荣光，又并且直到全埠各店各家都沾上了！自中华会馆、各同乡会、各同姓宗祠会、各行商公会，直到各同业组织：这许多侨团，埠里头哪一店哪一家，会跟它们都没有一点关系呢？因而，“上社会去！”便成为这些日子以来，彼此脱口而出、引以为荣的事了。

于是，在街民的感觉上，往日，中国人大街这两排店铺，象挤在栏里的饿狼，尽伸出贪馋的长手向街上争夺顾客，而今这些店铺却象一排排并肩抗敌的队伍；当日，这家的头家往那家一瞥，是敌视，是忌妒，也是在侦察，而今则大多是在找那家商谈公会分配下来的事务；以往，价钱争持之声达于屋外，彼此尽想咬对方一块肉，而今则为了共同的

利益，正合力以赴。于是，街面上洋溢着一片安定熙和。这安定熙和体现在头家和伙计的举止神态上，也充满在每个华侨居民心头。

因而，大街上、横街上，而今到处可以看到头家们、青年学生们，心神畅旺地出门去，招呼着邻店或邻居的同伴，一路高谈低斟，并排跨着阔步，径往东端的中华会馆或各同乡会等处走去。若在往日，头家们匆匆扣好唐装布扣，趿着拖鞋，神色张惶出门的，那是上“驳面”码头为自己的货物出了问题而奔走；要是换上西装皮鞋，叫了马车，愁眉苦脸，则又准是被传召或有事上荷兰区官厅的……

就是青年学生们，往日经过大街准是上学校，而今也到各店铺来，或访问各住家去了。不是为了购物，不是为了访友，而是为了社团里共同的事。因而，青年学生界跟头家老板们，也有着“业务上”的往来了！

就这样，咱们当日的熟人，也尽卷在这一阵办公益事的风尚里头了。

侨领、侨要不得说了，这当中有咱们推重的中华会馆理事卢健中、徐群，以至主席杨公勉，就是“联盛英哥”大老板丘联福，也不能超然不管，不景气使他不得不又从星洲退守到垵来，则中华会馆财政和学校董事长的衔头，也不容他不顾到侨众的事的。

侨商方面，土产店“福昌”号东李熙昌，自是学校董事和“热心公益”的人，在这场活动中，他自己也不免努力带着同行黄坤山，勉为其难了，他们以至各店铺的头家，都是筹钱的角色。

至于卖力任事的，则我们熟悉的常人和“粗人”里头，更是各显神通：住在郊区的广府木匠谭炳，担任贫侨收容所管理。在横街上开“广珍菜馆”的冯侃，协助办理收容所的膳食。张亚枚、黄松根他们搬运工，则承担全部救济品的运送。

水客生涯中断后，何培基回到垵埭，也负责归侨上船前的事务。开杂货铺的黄文福，处理救济品的登记和分配。当过新潮丰栈“家长”的黄世饷，中华会馆也通过李熙昌请他协助安插失业者。山东货郎曹长鹏则任杂务跑腿。而侨生林添禄又负责接待。……于是大家又新奇又高兴，尽全力以赴了。

老中医邓砚田自愿给贫侨治病，直忙得不可开交。“高等理发室”理发师亚志，则带着工具包来到收容所，免费为贫侨理发。——这两位尤为难得！

就是女校长俞素秋，也被聘请出任中华会馆的监事。女教师叶碧如，会馆则请她负责物资的监督和保管，她也高高兴兴地答应了。周子俊等新教师，又被分配到安插贫苦学生等方面。

青年学生们自然更是人人有事、个个当差了。这当中，我们的熟人有：校友会的谭志明、朱桃英、丁仲元、黄嫩茵……日校的李敏华、卢玉婢，以至林添禄的儿子林金山……夜校的李少华、冯石坚、黄文祥、蔡国兴、蔡菊花、陈来福，甚至李玉华。他们这一向的活动，除了“本行”的宣传鼓动、文娱慰劳等而外，哪儿有“空”就往那儿“钻”，起着带动、配合和补充的作用。

自然，这里头还有着他们的教师徐群的“别具用心”。青年学生正是这场行动的催化者和促进者，也是最活跃分子。这作用，正被徐群充分地在这场活动中加以发挥了。

而青年学生这“别具用心”的“钻”，则又不仅“钻”进华侨社会的实际生活中，体受到这社会的真实情况，也“钻”出了自己日后生活的一身实用本领和知识，更“钻”出了埠中侨众对年青辈的学识、工作能力、优良品质和新作风的赏识。这一切，在日后，且将对他们自身，和对珂埠华侨社会，留下深远的影响！

于是，致力促使华侨社会进步之士的深心实现了。在他教导下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学生已经起了应有的作用，而整个珂埠华侨社会也被带动起来了！

至此，大街上的景象完全改观了。街旁咱们熟悉的那位不畏荷兰官员迫害的华侨老鞋匠，也不再是整天挨在破麻袋支起来的棚下，等待着活计了。侨众，尤其是青年学生，多方想法给他带来了各种工作，而社团的救济品，无论是米粮或者日用品，也都给他分到一份。那在街边把木槌敲得人心烦的卖面老者，近些时则已不再干这份营生了，社团让他在收容所里做些轻便的工作。那卖番薯汤的老华妇，卖香烟的华童家庭，也都得到适当的照顾。……

然而，经过这场活动后，在侨众的心目中，脱胎换骨般全然改观了的，却要算华侨社团了。

早年，华侨社团是起着重大作用的，相帮互助，给远处异域、举目无亲的华侨解决切身的问题。但后来渐渐走了

样，分帮派者有之，互相倾轧排斥者有之，甚至酿成械斗，或竟还向荷兰殖民官厅告密，直弄到祸延同乡、殃及全侨了。办社团离不开钱，有钱的头家便被捧上“盟主”的地位。年年选举，非“钱”莫属。那些主其事的便利用同乡、同宗出风头，指挥他们为自己用，有些捧出了不管事的富商，却又徒挂空名。于是垵埭的好些社团等同虚设，收会捐了事。懂世故的会员只能是按月缴会捐，算是投靠依附，并不对这些社团存着任何希冀。

可这一年多来，在这场活动中，垵埭华侨社团截然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！各同乡会：广东的、福建的、江浙的、山东的……各同姓宗祠会：黄氏互助会、陈姓祠堂、李氏家庙……各行商组织：土产、咸鱼、杂货、五金……在会众的督促下，都需要社团来完成这项迫切的工作。因而，社团已不该再是侨领和侨要出风头、争权力的场所，它们应该是解决每个会员当前切身燃眉大问题的组织！

而这番活动中社团的种种工作，也被统称为“公益事”。

至此，在这商业停顿之时，“奇迹”出现了：办公益事已成为侨众共有的头等大事，终于大家讲的是公益事，做的是公益事；谈论的是社团，关心的是社团，找的也是社团。“咱们的社会！”“咱们的公益事！”侨众到处用自豪的、崇颂的口吻来称呼社团，称呼自己的工作和活动。

而垵埭华侨社团的作用和信誉，也在全埭侨众的心目中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——这竟成为这项活动带来的、意想不到的收获！

至于垵埭公共场所，变动最大的当是往日最热闹、埠中唯一会集处的“海南咖啡店”了。而今这儿一片清冷，在白闪闪的汽灯下，宽敞的店面只静静地摊开了十几张洗刷得发白的木板茶桌，和一群绕着汽灯飞旋的昆虫；热水壶不停地喷着白气，掌壶的韩二哥却坐在一边打盹。连最热闹的晚饭后时分，也难得凑上几桌客人。可明理的韩二哥却说得那么泰然了当：“大家都忙着公益事，哪有闲空到这儿消磨？就是我自己，也参加着一份工作的呀！”

另一个清冷的去处便是当日埠里唯一的娱乐场所、烟铺兼赌间的“消闲社”了。玩南曲的闲汉们，总无法把乐队配搭得齐，赌客们也每每凑不成局而干着急。“山顶”客没人下埠来，睡榻也大半空着，只有几个瘦烟鬼，还是听不到外头华侨社会沸腾的声浪，仍旧缩在一角，像风干的猴子。至于管这闲间的天乞伯，独坐无聊，也早早掩上门睡觉去了。

.....

在这个时候，唯独那幢位于大街东头、垵埭华侨最高组织的中华会馆，陡然无比热闹、兴盛、重要起来了。白天黑夜，人头重叠，人声鼎沸。当日，这间刷白灰、宽敞的木板平屋，下午办事员一回家，就“锁”上一屋子山野的蚊子，而今大门开到夜阑，还有驻会人员在场。这，只因它而今正肩负着统导全埠社团、统筹这场活动的使命啊。

同时，中华会馆的理监事们，还在这儿商定这场活动的各种对策，准备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故，尤其是官厅的留难和追查，并预计着这场活动的前景，等等。

于是，会馆前面广阔的空场，老是密麻麻停着一大片脚

踏车，有似附近中华学校的学生脚车棚了。而向大街东头走来的人，除了夹着书包的学生，也都不约而同、不问而知地在这儿停车、停步。待办完了事，才又相继匆匆离去。

怎么不会是人来车往呢？各社团的人员到这儿交代工作，领取工作，接洽各项事务；派出去到各官厅、各机关办理各种手续、事务的人员进进出出；捐集的物品一部分送到这儿集中，又从这儿分发出；不明情况的侨胞到这儿询问各种问题；山顶下来的难侨到这儿要求收容；贫侨到这儿领取救济品；要求安插的失业者到这儿接头；资送回国的到这儿交代手续和询问各种事项。……

这“门庭若市”的盛况，竟教好些当地人小贩也来兜生意，大门外直到街旁，摆满了零食担、冰水担……

太阳撑不住溜走了，可会馆纷忙的工作还在继续着。汽灯代替了太阳，把马路镶上一段亮光，把庭前的树木照得枝叶分明。

这情景，这气氛，这干劲，有似一场持久的示威，如同一场华侨互助团结力量的检阅，直教荷兰警长“大狗”日以继夜地提心吊胆，张惶万状，时刻部署着“应变”；而暗探们则更是绕在四近瞎钻；连荷兰区各官员也坐立不安了。

可华侨这项活动是光明正大、响锣大鼓的，不怕“荷兰鬼”知道，官方自然也没有理由限制和禁止华侨这活动。

在中华会馆这项公然的、热烈的活动中，取得了不少提高的是徐群：徐群的认识提高了，工作能力也提高了。侨领们对他更看重了，侨众也对他更信任了。徐群在中华会馆的

作用也日见其重要了。

这成绩是在几百个日夜的活动中取得的。除了教课而外，徐群把业余时间尽花在中华会馆的事务上。当日，他的主要工作是引导青年学生，而今青年学生们也全身心投入这项活动中，则徐群可以进一步直接引导着他们做好这项工作了；当日，只能用访问家长的办法接近侨众，而今这项工作正是侨众一致的要求，可以为他们直接办好这件大事了。于是，徐群真正投身在华侨社会的激流中去了！他在这激流中潜泳，作了最深入切实的体验。为了工作需要，他的足迹遍及华侨各阶层，考察他们各各的生活情况，了解他们最迫切的需要，和他们中间存在着的问题。为了工作需要，他跟侨领们每天“耳鬓厮磨”，更摸透了他们的性格和作风。为了工作需要，在跟“荷印”当局打交道当中，他也熟悉了各官厅的内幕和各官员的脾气，从而理解了这殖民统治的实况。此外，徐群也从这项工作中，进一步体会到当地人的苦难和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。

是以，徐群并没有安坐在中华会馆新近委任他的“副教育主任”的席位上，来“研究”教学问题。他所要研究的，是全珂埠华侨的“教育”问题！

徐群在这方面的“法门”也极简单：首先是客观地、认真地考察和研究华侨自身以及敌友等方面的实际情况；其次是运用他所拥有的理论基础来分析当前的问题。这是当日珂埠侨领们，甚至开明的知识分子如卢健中等所没有充分想到，或不具备的。因而，在会议上，面对着各种难题，徐群的分析 and 论断每每使卢健中他们不由在心里头“拍案”，叫了一声

“对”！对徐群的信服甚至信赖便渐渐加固了。又因而，一旦碰上难于取决的问题，甚至普通事故，中华会馆的理监事们都会不期然地想到徐群：“等待徐先生吧，先听听他的意见……”

这类情况在互济互助初期就出现过。

“这项活动应该公然进行，还是秘密地进行？”这问题，当上中华会馆理监事的侨商们是主张秘密的。养成的习性，使商人甚么都想秘密起来，何况他们害怕荷兰政府“公班衙”，更怕涉及自己钱财的事，因而不问事情的性质如何，防护自己利益的本能和习性立即抬头，使他们总想采取秘而不宣的办法。

同时，他们又不敢信任侨众，以为这样的事，只要出过钱的侨商大家有数，筹集经费办好这事，不让这不安定的情势危害商场就是了；给侨众大家知道，反而“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”。何况筹集大笔款项这事传到“荷兰鬼”那里，官方就会出来追究侨商这钱的来源，从而向捐助多的侨商下手，增加税款和加强迫收，这反而害了热心公益的侨商。

因而，他们不但主张中华会馆这项活动的财政不公开，各收容所收容过多少侨胞，资送过多少老弱回国，等等，也只要中华会馆和各社团理事知道就行了。

可徐群却主张这活动的成绩广为传告给侨众知道更有利。他还解释说，不是任何事都应该公开，要根据具体情况考虑，但这件事却是对侨众公开了更好。

他所持的理由，首先是，这是件全侨性的事，且要长期坚持，就要让侨众自己来办。“只有这样，才能更激发侨众

出力出钱，才能使大家更明白这项工作的繁重，和意义的重大，也才能充分发挥侨众的力量，起最大的作用，和才能长久支持下去。”

其次是：只有传告给侨众，才能取得侨众对中华会馆的信任，才能理解那些捐来的财物的用途；他们对社团的作用，就更能够理解了；对自己的工作，也会更觉自豪；对这全侨一致的行动，也会更有信心；同时也可以避免别有存心的分子传述中华会馆办事人包办作弊，而起分化作用。

还有的是，当这不景气，当这侨众对“荷印”当局充满仇恨之时，华侨互济互助，正可以展示华侨的团结力，让侨众深切认识团结的力量，也可以使官方不敢轻视华侨。

但他却又郑重指出：至于顾虑到官方会借此追查侨商捐款来源，“与会者的顾虑很对！侨商热心捐助者的姓名，捐助数目，确乎应该绝对代为保密。而且在活动中，也同时应该对官方提高警惕，并谨防华侨中的败类。”

他最后的一句话是：“不知这看法对不对？”

这“对不对”在一些有认识的中华会馆的理监事心中，渐渐地增加了对的成份。待到实行起来，又每每更证明了这“对”。于是，在侨领们的心头，徐群的比重也日益增加了。而徐群的主张，也每每临时改变了中华会馆既定的办法，甚至改变了照常例作出来的决定。待到互济互助活动的最后一段日子，这现象就更显著了。……

就这样，全坤埠华侨被组织起来了，走向团结、互助和进步。而这条“中国人大街”，又恢复它的安定和活力，充满信心地生活下去了！

这是赓继第一部《七洲洋外》之后，咱们熟悉的垆埠华侨社会在这一年多来的一点简略情况。

二

而在这一年多里头，咱们熟悉的店铺“福昌”也出现了一些新景况。

东家李熙昌，在这些日子里，也象别的头家一样，正“全心全力”在忙着公益事。是则整天坐镇店前，挖空心思找门路，以至低声酌盘、高声聊天，外加责骂伙计的时间，也相对减少了。他一早便把店务交给长子捷华，自己摆出十分紧要、十分迫切，也十分自矜的神色，说出了那句全埠华侨的流行语：“我上会馆去！”便匆匆走了。

这场活动竟还教他李熙昌“破”了那守上多年的“身”，真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。当日被硬生生挂上学校董事之后，熙昌几番排比，便定下铁则：只能出钱，例不出席。这一着，正是华侨社会讲实利的“顺风派”商家的常见法门：既不得罪社团、社要，也算做了社会事，取得应有地位，却又可以专心赚钱。它正跟“风头派”相反。后者争名争势，有钱的花钱争主席，广植势力，在同乡、同姓、同业当中称能；无钱的则沦为附庸的“社会蛇”。李熙昌就这样“守身如玉”好多年，从未破例。

可这回，左邻右店那些能跳能爬的尽一股风地往外走，看看都走得一空了，则他李熙昌又怎好双手扳住店门板，抵住老窝不放呢？这落在人屁股后的焦急，使他心头宛如窝着